

不同国女人／2000

大爷受辱记

何春蕤

一九九三年夏天，有一群台湾观光客在异国使用信用卡因而受辱。这一事件在两、三天之内窜升为头条新闻倒是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消费者花钱而受辱当然令人气愤，但是这个气愤是否能得到适当的回应，得到同情的支持，而且后来得到期待的补偿，倒要看施辱的那一方是谁，还要看受辱的消费者的其他身分而定。

台湾长久在美国日本的政治、经济强权笼罩之下，虽然经常受两国之辱，也未曾听说过有什么激烈的反应，更不用说以全面抵制来要求道歉赔偿，这一次刷卡事件的反弹声浪与气势恐怕和对方是与我们不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欧洲小国有点关系。

此次受辱的消费者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优势的社会身分，不但是用得起信用卡的中产有智阶级，更是有法律顾问做后盾，有公司机构出头争理，深明形象和信誉对信用金融业有多重要的商场人士。透过媒体的热情关怀，这些消费者在异乡受辱，绝非同为消费者的返乡老兵在香港机场受辱可堪比拟。

更有意思的是，中产消费者在异乡受辱事件恰巧扣连了台湾新贵的脆弱自尊以及眼下迫切进行的

国家身分认同营造活动，连外交部也主动出击，积极表明严正立场，召唤全体国民来感同身受，并同声挞伐。回过头来看每日层出不穷的性侵犯事件，那些受辱的女性国民不但得不到支撑以便振振有词的要求公道，反而还要承受控诉时的二次伤害，要不就深埋一生的羞辱在心底。这里的公道又有谁来同声讨回？

当然，我的意思绝非在否定这群受辱观光客的正当权益，或他们采取的策略，我只是借着分析他们受到重视的背后原因，勾连到另一些不受重视的弱势群体，在主流一致的声音中发出一些噪音、杂音，免得主流力量利用观光客的受辱而成了最大赢家。